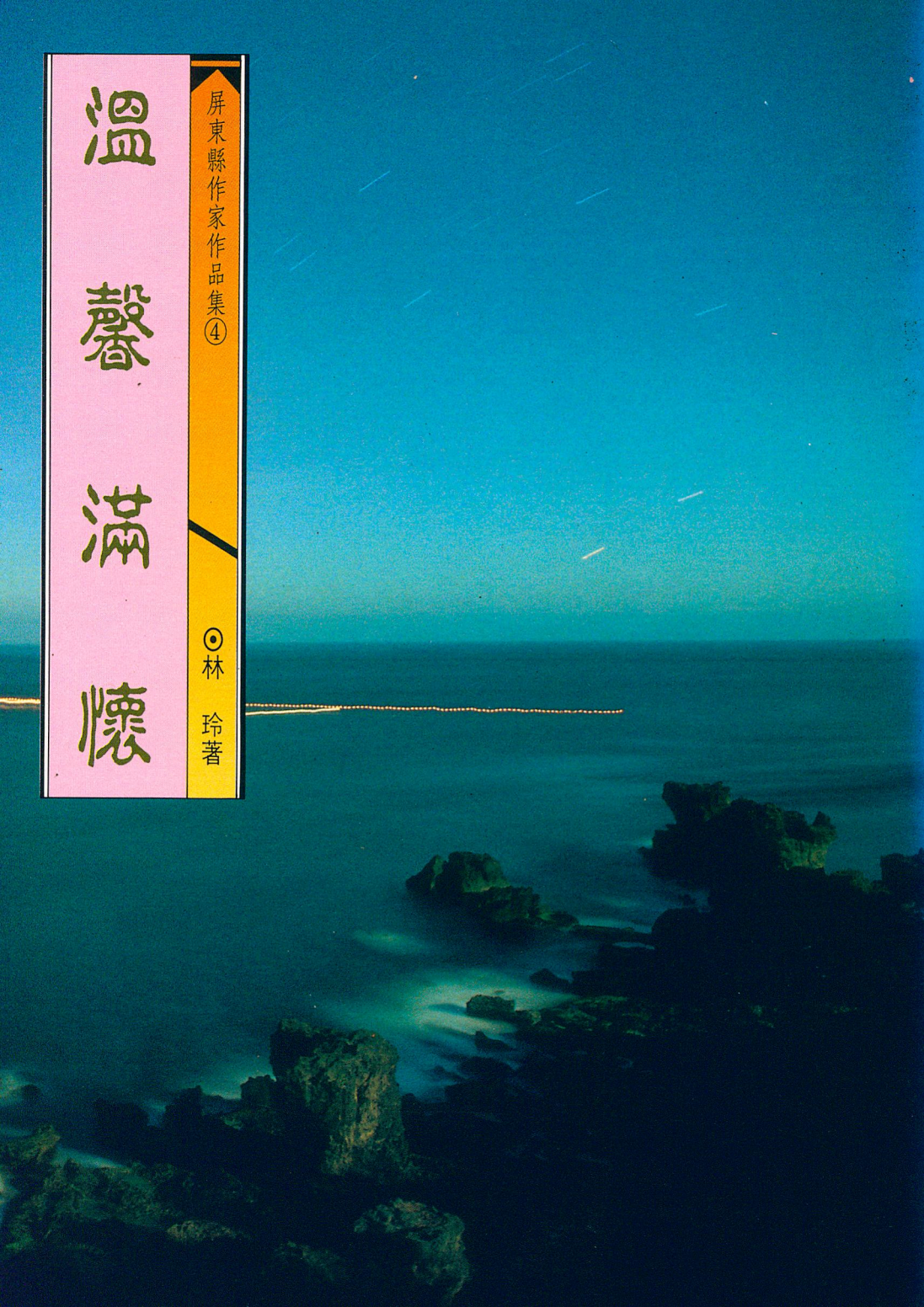


溫 馨 滿 懷

屏東縣作家作品集④

◎ 林 玲 著



〔作者簡介〕

林 玲

民國三十（一九四一）年出生於浙江省樂清縣，現籍屏東。

先後畢業於台北市女子師範暨屏東師專。

曾主編「女師青年」，著有散文集「第一個十年」、「陽光組曲」。

中華民國六十五（一九七六）年，因「稻子彎腰時」一文，榮獲文復會「金筆獎」。

七十（一九八一）年再以「陰影」小說，獲青溪文藝「金環獎」。

現任教屏東市勝利國民小學。



故鄉行

● 打臺灣的路上走過

這是我們第二次返鄉探親。比起三年前的那一次，最鮮明的不同是：大陸人民在物質生活方面，普遍的有了很大的改善。

三年前，我們在外子的故鄉——山西垣曲縣，與久別的親人圍爐共敘。偌大的火鍋中，難得見到一塊肉。桌上那隻不算大的鷄，更成了許多孩子注視和垂涎的焦點。我們看在眼里，細想親人們平日生活的景況，真有份讓人難以下嚥的心酸和悲涼。但這回不同，除了因為北方不靠海，海產類不常見之外，大盤紮實的豬肉、牛肉、羊肉，整隻的鷄，擺滿了整張桌面，與我們相差無幾。所不同的大概就是：我們重質，他們重量。我們可以天天大魚大肉，他們卻只能偶而為之。

走在大陸的街道上，不論是城鎮或鄉村，所見到的行行色色，種種景觀。總是會讓人驚訝地覺得：在過去，我們也曾經是這樣的！我們也是這樣一步一步的走過來的啊！或許，人類社會的經濟發展，都有著這樣近似的模式和歷程！

三年前，他們所謂的市場，就是騰出一節馬路，把貨品堆放在路的兩旁：西瓜一堆，西紅柿（蕃茄）一堆，青椒一堆，茄子一堆，青菜一堆……。灰濛濛，乾巴巴的，帶著污泥、枯葉、老藤，摻雜著大的、小的、老的、嫩的，一齊往路邊一倒，人就蹲在貨邊做起生意來了。叫人看了都發愁，更遑論採購了。想想臺灣的市場，貨色齊全，秀色可餐，別出心裁的排列，包裝，往往叫人不買都想多瞧上兩眼。相比之下，就不免讓人覺得，大陸實在太落後、太原始了。

事隔三年，一切都有了相當大的改變。市場裡，賣水果、菜蔬的，許多都架起了攤位。也漸漸的注意到貨品的整潔和排列了。賣布、賣成衣、賣日用品和雜貨的攤位突然多了起來。競爭與熱鬧的氣氛也隨之濃烈了起來。看著木架上陳列出來的瓶瓶罐罐的食品，板條上、竹竿上招展著的五顏六色的成衣、鞋襪。總讓人一次次地覺得：彷彿又回到從前，回到十年、二十年前，那個我們熟悉又懷念的時代。

我們是在西安下的飛機。西安的市容，已經相當的發達。只見人來人往，腳踏車、三輪車、板車、拼裝車、馬車、小包車、吉普車、電纜車，雜陳共存，各行其是。

小吃店、地攤、公司行號、服飾店。商業氣氛，相當活絡。在外觀上，除了建築的氣勢，廣告、商標的色澤、內容，比較單調貧乏之外；一切該有的，也全都有了。而出現率相當多的澡堂和公廁，更是獨樹一格，讓人怯步。

商店裡出售的貨品，在質料、式樣、包裝各方面，比起臺灣都要略遜一籌。然而他們的努力，和急起直追的勁道，是讓人不難發現的。各種電器產品，各種進口的高消費商品、服飾；各種髮飾、打火機；以及他們的特產：各種古色古香，精巧可愛的手工藝品，也一樣琳瑯滿目的令人流連忘返，愛不釋手。而且在價格方面，要比我們想像的，便宜許多。便宜到能使在臺灣是公教階級的我們，頓時覺得自己突然富有了起來。

共產國家，在專制體制的統領下，做什麼事都只要上面一聲令下，就能全國風行。大陸這幾年，大概是受到臺灣和香港方面的刺激吧！不但老百姓熱衷於賺錢，政府也在全力地倡導經濟政策。不管農村城鎮，甚至大都會，到處都可見到醒目的標語：「發展經濟、努力增產」之類的口號。於是「搞生產」，就像當年「打麻雀」、「捉蒼蠅」似的，如荼如火地展開了。在目標和動機上，這回是對了百姓的胃口和國家的需要了。然而，在方式上，仍有許多叫人無法苟同的地方。譬如「校辦工廠」；每所中小學，都可以自辦一個工廠。老師可以兼任職工，分享利潤。又譬如我們可以見到

電信局裡兼賣西瓜的情景。遇到生意上門，往往還是賣西瓜優先，辦業務爲後。

不過大陸的經濟發展，以及人民生活品質的改變，彷彿不如我們走的穩健、踏實。在大陸，我們常常看到捲著褲管，穿著塑膠涼鞋，生活層次顯然並不見得好的人，也背著相機，到處照像。而一般的年輕人，每天在煙酒方面的消耗，比起臺灣的年輕人，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
每天不見得買菜，買了菜也不見得會剩下的家庭，「冰箱」往往成了他們象徵「水平」的裝飾品。

他們也開始美化居家環境了。紅紅綠綠的塑膠花，受到相當普遍的歡迎和愛顧。一般家庭都喜歡把家人和親友們的照片，大大小小的裝框懸掛在客廳裡。我們在一箇的玻璃框裡，看到了自己的照片，內心裡，除了有種受重視的感覺外，也想起了：防佛在很久以前，爸爸媽媽的那個時代，也總是作興把我們少有的幾張照片，高高地懸掛起來。以後，記不清是打什麼時候開始，客廳中的字畫，漸漸地取代了照片的位置。年輕的父母們，開始爲每個孩子，整理出一本本專屬於他個人的照相簿。

這回，我們在許多親友家，又重新見到了他們飼養的貓和狗。我發現：忠厚篤實的北方人，對貓和狗，有份特別的鍾愛和感情。當然，距離出現「寵物美容院」的時代，自然還有一段相當的時日。

● 欺生

到西安的第一天，我和外甥女一起坐了趟公車。結果他的票價是一毛錢，我的卻要兩毛錢。納悶之餘，不知道這多出來的一毛錢，到底會納入誰的荷包？

兩毛錢（合臺幣一塊錢）坐一趟公車，對我們來說：是很便宜的，應該高興才對。但卻因為這樣不明不白的被別人多揩一毛錢，心裡頭總覺得不是滋味。除了有一種被敲詐，被欺負的感覺之外。千里迢迢，滿懷欣喜地回到闊別四十多年的故鄉，在這個自己朝思暮想的國度裡：不敢貪圖什麼，只盼望待我能視同己出。一毛兩毛，一元兩元，百元千元，都可以，都應該，都值得，都不算貴。但一定要公平。

外甥女平靜地說：

「都是這樣的。像我在燙髮部工作吧！平時本地人燙個頭，收一塊錢，最多兩塊。如果遇到外地來的人，那就一定要收十塊，甚至十五塊了。」

歲月的累積，彷彿可以把「歪理」變成「真理」。至少，在這位二十多歲的外甥女的心中，如此的收費標準，是一項她可以接受的事實。接著，她又補充說：

「我們到外地，別人也是這樣算的。」

外鄉人，外地人，外省人。我的心中，有股滴血的沈痛。真是應了古人說的「物

離鄉貴，人離鄉賤」的那句老話嗎？那麼如今，我們的「鄉」又在那兒呢？

第二天，我們去參觀「兵馬俑」。售票處更是標明了：本地人一元，臺胞外國人十三元。出售的「票」是相同的，能見到的「兵馬俑」，自然也都是秦代的真品。

「舅媽，今天你們就都甬管了。我來買票，別花那冤枉錢了。」機靈體恤的外甥女，買了票，帶我們進去了。她輕鬆的對收票員說：

「他們都是我的親人，從臺灣來的。」

我終於明白了一件事。那就是：本地人可以以本地人的票價，來招待外地人。

於是，這以後的幾天，乃至於此行全部的行程，凡有購物參觀之需時，我們只好勞駕「本地人」代為出面了。

我站在一旁，目睹我們這位精明歷練的外甥女，著實令我這位白長她一倍歲數的舅媽，感到驚訝、佩服。也慢慢體會到她之所以能夠「熬」出來的那份不易和艱辛。做人難，在這樣一個亂象叢生的社會中生存、站立，更需要花費加倍的心血和汗水；也許還包括許多無人知曉的淚水。

她為我們買票，安排參觀行程之外，遇到我們要買紀念品或特產名產時，更是義無反顧地為我們「殺價」。那份「狠」，那份「準」，那一付行家的架勢，往往可以把開價十元的東西，用兩、三塊錢就能買到手。

在參觀「碑林」的時候，看中了一套碑林拓印下來的字帖。全套六盒，每盒五本。我嘗試著用外甥女的那套討價還價的模式，幾番努力，結果連寄費共要一百五十元人民幣。心想，真是夠便宜的。正要付錢，外甥女及時地鑽了過來，不屑地說：

「那有這麼貴？」經她兩講三講，居然又少了十五元。我們一行共買了七、八套，可不又省了一筆不小的數字。

一個眉清目秀，身材嬌小的女孩。是怎樣的一股力量？怎樣的一個環境？塑造成她今天這種悍然挺立，無畏於一切的本領。緊握她的手，除了心疼，不知還該對她說些什麼？只覺得相形之下，周遭的我們，突然變得像溫室裡的花朵，是那麼的嬌嫩、脆弱；甚至無用。

●價廉物美的知識份子

在大陸，最可憐，最不值錢的是知識份子。一個大學教授，每月的薪水不過是人民幣兩百元左右。（約合臺幣一千元）。比不上一個在街頭叫賣冰棍的小孩；更比不上一個初中畢業，在餐館、旅館的服務生。（一個在可以接待外賓的餐、旅館服務的服務生，每月固定的收入約在五、六百元，加上小費，好的話，可以月入千元。）

然而最可愛，最讓人打心眼裡敬佩起的，也是知識份子。淡泊謙沖，淵博坦蕩。

與他們促膝談天，除了是最大的獲益之外；更是最貼心，最親密的享受，是一種無窮無盡，無邊無際的人生至樂。看到的，體驗到的，是一種學識與人格相結合之後的純淨與完美。

我們此行，有幸接觸到各階層的人物，讓我們對整個大陸，能有較多的認識和體驗。而最高興，最不虛此行的，還是有機會和幾位神交已久的知識份子，歡聚一堂，暢所欲言。從他們的舉止言行中，再度地見到了中國傳統的美德，中國古老文化的氣質。那份光，那份熱，在當時曾帶給我們極大的滿足和快樂，如今分手數月，憶及當時情景，依然能讓人清晰地感覺到：那份只有純知識份子才有的實在和富有。偶而接到他們的來信，喜悅之情，更像溫馨的小花，在我們忙碌的生活中，激起了無盡的芬芳、希望、愛和滿足。願海峽兩岸的我們，都能活得好，活得充實而有意義。

幾十年的動盪不安，面對一個又一個的運動、整肅。如今，仍能熬過來，活下去；而且活得不走樣，不變形，不違背自己良知的知識份子。他們的遭遇，以及所付出的代價，絕非局外人的我們，所能想像的。宛如一位身經百戰的將士，沒有人知道過去他曾流過多少血汗，吃過多大的苦；受過多少煎熬、磨難，歷經多少次的生死浩劫。但如今，他們活著，除了偶而想起當年陣亡的戰友、伙伴而傷感之外；依然是無怨無尤。一心一意，只希望永遠不要再有戰爭；只希望自己腳下的這塊土地，能夠不斷

地欣欣向榮；只希望周遭的人們，能一天比一天過得更好。

六四天安門運動，成千上萬學生愛國的情操固然讓人敬佩；而走在遊行隊伍前的老教授們，他們那種凜然赴義，不畏強權；只存大愛，渾然忘我的精神和抉擇。更叫人撼然覺得：那是書生報國的最高境界，是中華民族的精粹、中華民族的靈魂！

純真的讀書人，用生命護衛國家，更用智慧造福人群。一位心臟科權威醫生，他每個月的收入不過人民幣三百元左右。卻絲毫不曾因此而放鬆自己的職責。他關心病人，不遺餘力地從事病理的探討與研究。一有重大發現，更是毫不藏私的公諸於世。他的妻子說：一篇上萬字的醫學報告，在國家第一流的雜誌上發表，所獲得的稿酬，也不過區區十元。她笑笑說：

「就這樣，我們這位愛人老頭，也還拚命研究，拚命寫呢！」她停了一會，以十分冷靜而認真的語氣說：

「所以人家說：我們的知識份子『物美價廉』。」

字字血淚，鑽人心椎的「物美價廉」。但中國的讀書人，全吞下了，而且仍然繼續努力，鑽研發展。默默地發揮個人的智慧以及對人類永遠不變的愛。

● 特權階級和關係

四十多年來，總是不斷地從彼岸傳來一個運動，接著一個運動的展開、運作。所強調的，也總不外是「打倒特權」、「階級鬥爭」之類的十分刺耳，十分獨特的名詞。而其最終目的，應該是：消滅特權，使人與人之間沒有階級差距，人人平等，人人當主人。但事實不然；就是像我這麼一個平日不熱衷政治，甚至也不太注意社會動態的普通女子，初到大陸，就能強烈而鮮明地感覺到：莫非是這些年來，「越鬥越明，越描越黑」的下場！或許他們曾打倒了某些「特權」，不幸的是：旋即又產生了新的特權。他們或許也曾消滅某些階級，但不幸又畫分出更多的階級。

就拿火車來說吧！我們這裡自強號就是自強號，復興號就是復興號。整列火車是完全一樣的設備，一樣的票價。誰要坐車，就排隊付錢買票。這是天經地義的事。但大陸不是：同一列火車中，可分成軟臥、硬臥、軟坐、硬坐，四種截然不同的車廂，四種懸殊很大的票價。而且能坐進軟臥車廂的人，必須具備特殊的身份地位。上車前，有軟臥乘客專用的休息室和上車的通道。據說，一般需要部長級以上職位的官員，才有坐軟臥的資格。但也不完全如此，如果有特殊的關係，特別的管道，也一樣能坐。但還得有兩個附帶的條件，那就是：必須有錢，還必須摸得著門路。

一列火車，一個小小的乘車過程，竟然會有這麼鮮明的等級差別，竟然還得動用

關係、管道。

在大陸，「關係」是極其普通的兩個字。不管你走到那兒？不管你遇見了誰。說著說著，「關係」二字，就會不經意的從嘴邊溜了出來。因為在他們的世界裡，小者坐車、購物、住旅館、看病；大者讀書、工作、調動，從農村人口，變成都市人口等等。在在都得靠關係，找門道。而關係的後盾，除了人情、互惠之外，主要是靠物品和金錢。總之，在今日的大陸，你若沒有很好的「關係」，若不懂得搞「關係」，那是很難過日子，很難有發展的。自然，會拉關係，懂得製造關係的人，即是當今大陸的「識時務者」。

只是在我們想起來；就算一切都得心應手。那樣的日子，也真是夠累、夠辛苦的了。而最無法忍受的，大概是：從此，你必須喪失自我；包括原則、人格、尊嚴和良知。

在一次由太原開往北平的軟臥車廂裡，我目睹了一個活生生的實例。那天，一間四個軟臥的車廂裡，只賣出去三個位子。我和外子買的是右邊的上下舖。另外一位左邊下舖的乘客，也是在太原站上的車。這位當地人，看來有六十多歲，樸實健康。一手提著個箱子，一手拿著個大鋼杯。彼此打過對照之後，他很俐落的把車廂裡的兩隻暖瓶都裝好了水，拿了進來。車子開動了：

「是回來探親的？」我們點點頭，知道他必然是位見過世面的人。心裡著實高興：因為經驗告訴我們，能和這樣的人同行，一路上說說談談，必然會有所獲。

泡好茶，他拿出一包新疆的白瓜子招待我們，也告訴我們許多有關新疆的訊息。建議我們說：

「新疆是個好地方，你們可以去看看。時間最好是在九月份，天氣好、水果多，保證不會叫你們失望。」

他是一位很健談的人，而且語氣始終都是十分中肯而溫和的。問了我們許多臺灣的情形；也為我們介紹了有關大陸的種種情形。我們談到兩岸的差別，中國的未來。「中國太大，人太多，需要做的事更多！」對熟悉且深愛的中國，他這樣告訴我們。

他是一位中共已經退休的老幹部。從他能擁有「八間住房」這個條件上看去，可以知道他原有的職位是相當高的。（一位大學教授，只能配得兩間半住房）。在大陸，我們可以從一個人配得住房的房間數，以及私人用車的品牌，就能準確的斷定：此人的官階和職位了。

車廂裡，由於空著一個鋪位，服務生進來的次數也就相對的增多了。她是位女性服務員，沒有笑容，語氣生硬得像我們總多少欠她點什麼似的。大陸一般國營單位的

服務人員，大凡都是這麼一付愛理不理的模樣，我們也就識相的不去理會她了。

她第二次進車廂時，帶了一位顯然是她相熟的女乘客進來。一邊指引那位女乘客爬上上舖的空位，一邊漫無目標的說著：

「今天的天氣特別的熱，外頭沒空調，簡直叫人吃不消！」

「進來涼快一下吧！反正位子空著也是空著。」老黨員順著她的意，幫她說了。推門出去之前，服務生回頭看了我們一眼，又點了個頭。我們這才見到一張稍微和平的臉。長得普普通通的。

「天真熱啊！你們是打臺灣來的？」也沒等我們回答，帶上門，出去了。

我睡了一會，醒來時，那位女乘客已經不見了。但過了不久，女服務生又進來了。這回，她是有備而來的，帶著條睡褲，爬上上舖，慢慢地穿上長褲，退下窄裙。

「喔！我要睡一下！」

「你睡吧！幹妳們這工作，也挺累的。」老黨員在下舖回答。

「反正都是工作嘛！習慣就沒事了！」

「妳在這單位待多久了？」

「三年多了。」

「多熟吧？」

「多熟。你有什麼事需要幫忙的？」女服務生突然熱心起來。彷彿不累不睏也不熱了。

「喔！是這樣的。妳這趟車六天後是不是要從北平開回太原？」

服務生掰著手指，算了一下：

「正是！你可熟著呢！」

「六天後，我在保定上車。保定我沒熟人，軟臥票不好弄。到時我買張普通票上車，再來找妳行嗎？」

「行！我在第八車廂！」於是彼此交換姓名，一言為定。

「謝了！以後你到太原，有什麼事可以找我幫忙。」老黨員許下承諾。是表達謝意，也是為鞏固票源吧！

我躺在上舖，不敢動，不敢出聲。默默地目睹這一幕「關係」的進展與完成。

這樣的事，在大陸，在這位相當憂國愛民的老黨員的身上；在這個普普通通的女服務員的心中，都是件自自然然，稀鬆平常的事。這是人類另一種的互惠？互相幫助？還是整個大陸表面和骨子裡迥然不同的兩個世界？

● 金錢·教育·文化

曾經，我們在新人的禮堂裡，見到過鮮紅的喜幛上，貼滿了一張張的大鈔。曾經，我們在新落成的大廈裡，見到貼滿鈔票的喜幛。喜氣洋洋中，這一切，彷彿平添了一份足以讓人羨慕的「實力」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「實力」在臺灣的社會裡，普遍地展現了開來。而隨著「學歷」的提昇，讓人慢慢地省悟到：那種把「鈔票」掛起來展覽的方式，未免太招搖，太露骨、太俗氣了。而懂得了安靜地把自己的實力，放進銀行、郵局、保險櫃、或加入其他的投資事業。於是「張貼」、「展覽」的時代，漸漸地埋入了中老年人記憶。

當然，人們對「錢」的喜愛，始終不會淡化。只是現代人，賺錢的方法多，用錢的途徑也廣。錢流通的速度自然也加快了。人們的理念是：善用錢，而不被錢所用。今天，我們在臺灣，只要不碰上天災人禍，只要不大賭大嫖；本本分分的人，普普通通的家庭，都有「夠用」的錢，也都十分的心滿意足。

然而大陸不是，一般百姓普遍都窮，普遍都會有過「長期挨餓」的恐怖經驗。苦怕了；更餓怕了。對「錢」，自然更有一份強烈的奢望和幻想。尤其是當他們知道在臺灣每個人的收入，至少都是他們的三、四十倍以上。這對他們，是多麼強烈的震撼和嚮往啊！雖然，他們一般的物價，要比臺灣便宜五至十倍；但諸如進口的高消費產

品、電器之類，價格卻與臺灣相去無幾。有些甚至比臺灣更貴。

近幾年來，大陸個體戶興起，賺錢「熱」，與國家的經濟發展政策更是不謀而合。於是如何賺錢？如何才能賺到錢？成了人人欲試的熱門話題。相形之下，吃公家飯，在國營單位服務的收入，就更加少得可憐了。但顯然，也有不少例外。機靈的，有辦法的人，除了固定的工資，似乎還有比工資高出許多的額外收入。

一天，我把飛機上送的一條巧克力糖，送給一個六、七歲大的小女孩。沒想到她只咬了一口，就不吃了。

「我吃過一條，味道滿好的嘛？」我感到相當的驚訝和不解。

「她小時候，我每天都給她買一條。吃多了，現在都不吃了！」孩子的媽說。我一時好奇，忍不住問：

「這邊一條巧克力，差不多要多少錢？」

「五塊錢。」

一天五塊，一個月可不就要一百五十塊。相當於她媽媽一個月的工資。總不會有人把全個月的工資，都花在女兒的巧克力糖上吧？女孩的爸爸，是個大煙槍，抽的還都是高級的進口煙。一個月也是一百多塊，也是一個接近他工資的數目字。

我到過他們家，除了沒有衛浴設備。穿戴、擺飾，都已接近臺灣的水準了。這樣

的消費、排場，至少每月也得花掉千把塊人民幣吧！而這與他們的正規收入，顯然有很大的差距。不符之數呢？長久以來，自然有他們的路子和法子吧！

我們一時弄不清楚大陸的年輕人，是用怎樣的方法和手段去賺錢的？但我們可以看到：大陸青年花起錢來，還總是落落大方的。煙啊！酒啊！比起臺灣的年輕人，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
一位在教育界服務的朋友告訴我：在大陸，有一種很奇特的現象，叫做「倒掛」。那就是幼稚園老師的收入，要比小學老師多；小學老師的收入，要比中學老師多；中學老師的收入，又要比大學教授多。這種「多」，不是固定的薪水多，而是巧立名目，開發財源的機會多。

可憐的大學教授最笨：只知道抱著書本，埋頭鑽研。只知道死守中國的固有文化，傳統美德。拉不下臉，更捨不得出賣自己。

百無一用是書生！三年前，我回到南方的老家，各房的姪子、姪女圍了一大群，卻不曾見到誰在讀書、做功課的。堂兄弟、堂姐妹，圍著我問長問短，問臺灣的種種情形；卻始終不會問及臺灣的教育情形。

也許讀書這條路太長太慢；也許是當今的讀書人太窮太不值錢；更也許是我們的祖父輩、父執輩，就是因為多讀了一些書，才害得子子孫孫們都被打入「黑五類」。

久久不得翻身，久久抬不起頭來。但生命中，真的只需要「有錢」，穿得好，吃得好，就夠了嗎？我迷茫，一股說不出的沈痛與惋惜，滿腔不知從何說起的話語。激動地想回老家辦所學校、好好的教育他們。但很快，自己也覺得自己太不量力了。

在臺灣，人人重視教育，但教育依然出現了偏差。於是，當我們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脫序的現象時，人們總是不約而同的想到：是教育的失敗和不夠落實。我們常常感歎：空有經濟水平；卻缺乏文化素養。

大陸的教育呢？在普遍不被重視，再加上制度的鬆散，教師敬業的精神不夠，等的情況下。假以時日，當大陸的經濟也達到某種水平時，人民的素養？人民所展現出來的，將是怎樣的品貌和德行？只知道一味的講求物質享受，一味的追求金錢和財富。文明、思想、道德、理想，會不會全都成了被打入冷宮的古老名詞。

走在北平街頭，那個今日中國的首善之地，文化的古都。你會強烈的發現：古都的文化失落了。那天，天氣特別熱，我們到王府井買東西。穿梭的人群中，到處都是捲著褲腳，拿著冰棍邊吃邊走的人。那種「一棍在手，唯我獨尊」的模樣和神情，讓看的人都覺得臉紅。

大公司裡因為有冷氣，通道邊擠滿了席地而坐的人，有人索性躺下睡覺。涼快就好，誰管它什麼形象，或別人的看法、想法。只要過路的人不踩著他，店東不趕他們

走就行了。

北平也罷！中華兒女也罷！天氣無常，熱昏了頭的人們，只有任憑「北平烤鴨」去當主角，撐場面了。

● 炎黃子孫·血濃於水

返鄉，最好的感覺，不是吃，更不是任何歡迎的形式，而是那份濃郁真摯的親情。那份不斷地從長者眉宇間流露出來的「孩子！真不知怎樣待你、愛你。」的深情。那感覺，讓多年流浪在外的遊子，頓時有了歸屬感。那種從未有過的滿足和踏實，讓人體會到：只要人間有愛，我們就不曾白活。旅途的勞累，生活的不適應，都算不了什麼。

不論走在路上，坐在車裡，只要與人搭訕上，不管識與不識，都有一份「我們同是中國人的認同與親切」。再也沒有人提起什麼「黨」，什麼「主義」；更談不上什麼「仇恨」、「恩怨」。四十多年了，一切是非都該畫入歷史。我們只是平凡小百姓，只知道與人相處，彼此應該以誠相待。他們對臺灣，我們對大陸，都有一份格外的親切感。都希望能多認識對方一點。所以，不管在那兒，不管遇見了誰，我們總是把握難得的機會，彼此交換意見、經驗或訊息。誰也不會把誰當外人。「同胞」的感覺

，在返鄉的路上，是鮮明而刻骨的。

在北方，吃到了羊肉泡饅、胡辣湯、油茶、涼粉、山查糕……。這些在臺灣吃不到的，卻是外子一直叨唸著的，這回全讓他吃到了。看他吃得那麼高興，那麼滿足的樣子，自是不虛此行了。對於我這個南方人來說：可算是「嚐新」。吃的雖然不多，但親友們的熱情和盡心，始終不會讓我有餓的感覺。

而這一路上，我吃得最開心、最過癮的是西瓜和水蜜桃。過去外子常說：他們家的西瓜，一個就有二、三十斤重。但如今，我們見到的，吃到的，全是臺灣的品種：小玉和無子西瓜。只是同樣的品種，在不同的土地和氣候裡，長出了截然不同的滋味。大陸的西瓜，比臺灣的甜、脆、鬆。非常好吃。每斤的價錢，約合臺幣五毛錢左右。當然，更好吃的是水蜜桃。上回回去，是在臨離開大陸時，才在杭州吃到又軟又甜又多汁的水蜜桃。這回聰明了，早拿定主意要吃它個夠。所以下飛機就開始吃，一口氣吃了五個。哇！真棒！解渴、充饑、解饞。若能假以時日，定可收減肥、美容之效。親友們見狀，更是挑好的買。於是從西安吃到垣曲，從垣曲吃到太原，從太原吃到北平。估計二十六天來，我一個人至少就吃了二十斤水蜜桃。二十斤，還不到臺幣一百塊錢。這才真是個令人開心的「物美價廉」呢！最後忍不住，還包了六個，小心翼翼的提回臺灣，以饗家人。

大陸，果真是個地大物博的地方。從垣曲到太原，坐在火車裡，看到鐵路兩旁，到處都是一堆堆的煤炭。觸手可及，要多少就有多少。也難怪當年日本人看了眼紅。再想想臺灣採煤工作的艱辛，災難事件的頻傳。就更讓人覺得這塊土地的珍貴和富足。

地方大，視野廣，崇山峻嶺，無涯的原野，人的心胸，也隨之開闊起來；在大自然中，人類實在太渺小了。

參觀古蹟古物時，精雕細琢的功夫，宏偉磅礴的氣勢。先人的巧思和智慧，耐力和精力。在在都讓人歎為觀止；卻也在在都讓人有「不肖子孫」的慚愧感，甚至罪惡感。中國，為什麼總要這樣打個不停，亂個不停，鬥個沒完沒了呢？口口聲聲的稱頌「家和萬事興！」「國和呢？」中國啊！中國！有這麼美好的土地，這麼多勤奮而有智慧的人口。實在應該更好、更美、更富、更強才對啊！

在大陸，最叫人高興和舒坦的是他們的綠化工作。在一大片原野上，遠遠望去，只見公路兩旁，畢直挺拔的白楊樹，雄偉壯觀，像兩道蒼翠柔和的高牆。整齊的綿延在天地之間。這是在臺灣所不曾見過的。

北平的綠化工作做得更好，道路兩旁，到處是綠蔭夾道。尤其是垂柳，是受氣候和土質之賜吧！棵棵扶疏亮麗，嫩綠欲滴，風起時，那種柔美的感覺，真叫人又愛又

醉。

從市區到機場的路上，到處是深深淺淺，層層疊疊，規劃有致的路樹。車子走在綠色的隧道裡，讓人心曠神怡，了無雜念。只希望這樣的路，能夠永遠不斷地持續下去。誰也不會嫌它長，誰也不會覺得累。有的，是一份心靈深處的滿足和充實；是一種打心底發出的跳躍和讚歎：「世界真美，人間真好！」其實，我們並不需要多少：一塊淨土，一片綠意，一份隨心所欲的寧靜。

百年之後，你我都是一杯土。如果真有未了的心願：那便是希望炎黃子孫，都能在綠意盎然中，快樂的孕育、成長、茁壯。不要再有干擾、戰爭，以及那許許多多無謂的紛爭、磨難。

● 81年5月23日刊載於臺灣日報